

真实再现百年湘江的生态变迁

◆本报记者王琳琳



由生态环境系统工作人员黄亮斌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湘江向北》，近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1986年参加工作即加入环保队伍的一名老兵，黄亮斌年复一年奔走在湘江两岸的工厂、矿山和农村，见证了不同时期的湘江治污故事，也亲历了十多年前湘江列入湖南省“一号重点工程”后的巨变。

但即使有近40年的从业积淀，黄亮斌在动手写作《湘江向北》前，还是用了连续两个月的时间，沿着湘江两岸进行了高密度的采访，重走故地，重访故人，查阅各时期的规划、统计、报表和总

结。初稿完成后，他又广泛征集和听询受访人的意见，反复打磨，几易其稿。

最终，这部30.6万字的作品，不仅是对百年湘江自然河流历史的记录，也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湖南社会经济历史和自然生态历史的真实再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湘江向北》为湖南生态环境保护乃至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其写作势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存在，希望吸引更多用笔来书写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历程，记录波澜壮阔的生态环保故事。



2021年8月，黄亮斌（左）在郴州三十六湾采访。



中国环境报：您为什么要写作《湘江向北》这样一本书？

黄亮斌：我期待它能抛砖引玉，吸引全国优秀的专业作家，以及环保系统内优秀的写手们，就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题材进行创作。客观地说，它或许是“为湖南生态环境保护乃至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录”做出的一点点努力。

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需要一批优秀的甚至是经典的文学作品为支撑，生态文明走向成熟，需要有经典的文化作品为标志。六十多年前，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也是以《寂静的春天》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样的文化经典为标志的。回到当前国内现实，作为决胜全面小康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就文学创作而言，污染防治攻坚战与精准扶贫的成就相比，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同质量上，其差别与成就都不可同日而语，出版界的一些朋友称，“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文学创作，一边是热火朝天，一边是“寂静的春天”，这种现状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的伟大

成就相比，是很不匹配的，甚至严重说是文学创作的缺位和失位。对此，我深感遗憾。

我从1986年进入环保系统，长达30多年的时间几乎没有离开过宣传岗位，并荣获全国首批“从事环保工作30周年纪念章”。去年湖南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开展“青山碧水”文学征文活动，我开始动手写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湘江向北》，因为内心深处，我有写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伟大成就的自觉意识，而河流是体现这一变化的重要载体，正如我在《湘江向北》序言中所写：河流是打开中国历史和思想宝库的钥匙，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河流这一媒介来讲述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史。我期待通过对湘江百年历史的讲述，向世人展示其超出湘江和湖南本身的意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种密码，都可以从这条河流中找到答案，这既是河流的走向，也是文明的流向。

中国环境报：您为什么选用湘江来表达这一写作主题？

黄亮斌：湘江是一条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历史底蕴深厚的河流。1925年毛泽东写出《沁园春·长沙》其中就有“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自然描写，这首诗也让湘江闻名全国。黄河和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湘江是长江八大支流之一，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这样一个长度的河流，比较适合作家进行全景式的表达。

湘江是湖南人民的母亲河，湖南主要的城市、全省近70%的经济总量、60%的人口，都在湘江流域。湘江流域还是湖南近现代工业起步的地方，一百多年前，湘江之滨的省会长沙就是湖南最早炼铅、炼锡的地方，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主要的矿山和工厂大多集中在湘江流域，其中包括“世界铅都”水口山和“世界锡都”锡矿山，因此湘江也是湖南最早被污染的河流。20世纪60年代，湘江开始被检测出有各种重金属因子，而且流域内农药厂、冶炼厂相继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1978年国务院在《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中就对

湘江污染治理提出要求。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湘江同中国很多河流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水质快速恶化时期，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低谷，那时湘江干流35个断面中超标断面达24个，湘江一度沦为全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随后，国家不断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2007年，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被列为国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试点；2011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列为国家试点；2013年起，湖南将湘江流域保护和治理列为“省一号重点工程”，历届湖南省委、省政府带领流域内人民，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完善产业结构，建设一批污染治理设施，完成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和娄底锡矿山等五大重点片区环境整治，实现湘江流域水清、城乡美、两岸绿。

我是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进程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记录者，年

复一年，我都奔走在湘江两岸的工厂、矿山和农村，讲述不同时期湘江治污故事，见证湘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巨变，记录着湘江沿岸走向绿色高

中国环境报：您是如何架构《湘江向北》这样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的？

黄亮斌：有一些读者朋友认为《湘江向北》的故事讲述十分顺畅，这是“道法自然”的结果。

《湘江向北》讲述了湘江百年历史，时间跨度很长，涉及的事情非常复杂，我是无法将百年历史上的全部工业进程和环境变化讲述完备的，必须讲究故事讲述的策略与方式，挑选百年湘江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情和最重要的区域进行创作。这样，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采用了两条轴线：分别是时间和地理。

我采用了从上游到下游，从过去到现在的方式，写出了全书第一部分，这个部分又分为《激浊》和《扬清》

中国环境报：您怎样做到一次成功的文学讲述？

黄亮斌：《湘江向北》在今年六五环境日前夕上市，尽管刚一上市就冲到京东纪实类销售榜首，甚至带动了之前出版的《圭塘河岸》一书冲到散文类销售榜首，湖南省新华书店将这本书放在长沙最繁华的湖南图书城C位陈列，这也代表书商系统的认可。但《湘江向北》上市时间还很短，短期冲榜并不代表长期成功，一部作品是否能成为经典需要时间的检验，我自己并不认为《湘江向北》已经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讲述，但我本人十分期待和渴望这样的作品出现。我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深入，既需要一批优秀经典的文化作品作支撑，也需要以优秀作品作为标志。《圭塘河岸》也好，《湘江向北》也好，都是我作

中国环境报：接下来，您有什么创作计划？

黄亮斌：出版《圭塘河岸》和《湘江向北》以后，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两部作品都以河流为主题，我自己很难突破自己，很长时间我都不会写作同类题材的作品了，目前我真正想做的是静下心来休息和读书。

一个人走上写作的道路后，是需要通过反复不断地阅读来提升自己的，而且就写作而言，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能被读者喜欢。

质量发展的进程。在我看来，湘江已经构成了完成重大题材写作的基本要素，湖南的实践为生态文明建设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上下两节，很显然，前一部分主要是写1895年起湖南“新政”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湘江污染史，后一部分则是写湖南如何攻坚克难，突出解决湘江污染问题。接着，我又按地理这根轴线，沿着湘江干流从上到下，将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和娄底锡矿山五大重点治理区域，作为独立章节，分别进行讲述，每个区域有着每个区域的实际和具体实践。

这样，我的讲述既条理清晰，又相对生动有趣。我甚至在书最后，用湘江治污大事记收尾，紧扣了党委政府领导下，全民共建的主题。

为一名资深的环境宣传工作者的一次次努力。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长期的环保工作积累固然奠定了我走向文学创作的基础，但把中国生态环保故事讲好，需要娴熟的技巧，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积极向上，作品的语言应该优美自然，作品阐述的道理应该隽永深长，这样才能把年累月的职业优势，转化为一种大众喜爱的文学讲述，这种努力和尝试十分重要，因为环保涉及的领域非常复杂和专业，这也是一些专业作家迟迟难以进入其中的原因，使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停留在传统的自然山水写作，难以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内核。

童年的绿孔雀，飞到杨思晴的笔下变成了一本精美的科普绘本。

去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为绿孔雀保护的科普绘本公益项目招募插画师，景颇族女孩杨思晴被选中。历经一年，这本由儿童阅读研究专家徐美玲和来自云南的插画师杨思晴共同创作的，以中国唯一原生孔雀——绿孔雀及其栖息地保护为主题的生态环保绘本——《绿孔雀——我的家在哪里》近日与读者朋友见面了。

这是杨思晴创作的第一本科普绘本，于她而言，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份体验珍贵而独特，其中有绘本的环衬画了一万笔的辛苦，有坚持水彩画创作后在颜料和色彩上所付出的心血。而最终，绘本给读者带来的审美体验及它所激起的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热爱，都让杨思晴更确定了以后创作更多关于野生动植物保护方向的科普绘本。

科普绘画需平衡艺术性与科学性

小时候的歌谣里唱着金孔雀轻轻地跳，在月光下起舞。在杨思晴的家乡，绿孔雀又被叫做“金孔雀”，因为从不同的角度看，绿孔雀的羽毛还会呈现出金色光泽，灿烂又动人。

美丽的颜色要落在画笔上，既要有审美的艺术性，还要有写实的科普性，这对杨思晴来说，并非易事。“一开始我也纠结到底是金色还是绿色，因为很多专业研究人员发来的视频及图片里，绿孔雀看起来都是金色的。”杨思晴说起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颜色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绿孔雀》绘本采用的是水彩画的创作方式，水与颜料交融在纸面流动的自然效果非常适合这一主题，但这种方式比起电脑绘画要麻烦许多。为了更好地呈现绿孔雀的优雅身姿和云南雨林的生态环境及动植物，杨思晴坚持采用水彩画，而这种坚持带来的修改的麻烦和创作周期的拉长。

绘本的开篇介绍了绿孔雀目前的主要栖息地——红河流域，为与现实保持一致，杨思晴将其处理成红色。“为了强调地域性，我当时与编辑老师沟通，是否将内页的河流也都处理成红色。画完之后发现红色的水看起来有点脏，对画面的呈现会有影响。”杨思晴笑着说道，“水彩画修改起来很难，我花了许多功夫。”

绘本讲述的是一只绿孔雀从孵化、被人类捕捉被迫离开家园，最终获救重回自然的故事。故事跨越了四季，从孔雀蛋孵出来的夏天，到最后被放回森林时又来到夏天，杨思晴用不同的色彩表现了这些变化。“在画植物和鸟类的小细节时，我都对比过绿孔雀栖息地的动植物在不同季节里的状态。不仅是这些要与现实保持一致，还要考虑到随着书中小孔雀的长大，在季节更迭中，植物的变化、动物和人类的行为等细节。”绘画过程中，杨思晴一直保持着与数位科普顾问的密切沟通，对作品反复修改。“在动植物形状上我也会尽量贴合原型，基本保留动植物现实中的状态，仅配合画面稍作调整，在色彩和构图上进行一定的艺术创作，突出氛围感。比如画绿孔雀时不会刻意把它画胖、画萌，而是尽可能还原它在大自然中实际的样子。”

从草图、线稿再到最后着色，一年过去了。

多次调研，从了解、喜爱到呼吁保护

杨思晴的家乡在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这里是著名的观鸟胜地，已记录鸟类高达719种，居全国榜首，而云南是闻名全国的动植物王国。在云南，孔雀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动物。但其实，人们在动物园里经常见到的是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引进的蓝孔雀。

“即使是很多云南本地人也分不清蓝孔雀和绿孔雀的差别。”杨思晴坦言，“我在创作绘本之前也没仔细研究过两者的区别。”

实际上，绿孔雀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中部、西部和南部，主要栖息于怒江、澜沧江与红



一万笔，把绿孔雀的美与珍贵告诉更多人

本报记者肖琪

杨思晴和她笔下的绿孔雀。

河流域的山地，被国家及云南省列为极小种群物种加以保护。在野外想看见野生绿孔雀是非常不容易的，多数时候只能通过雄孔雀高亢的鸣叫来确认它们的存在。

云南人迹罕至的干热河谷是绿孔雀的理想栖息地。原始的河谷季雨林中，有适合绿孔雀栖息的粗壮大树，种类丰富的食物和可以“沙浴”的开阔沙滩。

每年十月底到来年五月初是当地的旱季，林子里的溪水断流，绿孔雀便来到河边喝水；三四月份时，是绿孔雀求偶交配的季节。对于身形较大的绿孔雀，河谷中的开阔地带才能让雄性尽情打开屏扇，展示风采；而绿孔雀和许多雉类一样，都需要通过“沙浴”的方式来做日常清洁，河滩上正好有细沙存在。

为了真实还原绿孔雀的栖息地，杨思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做资料收集和现场调研。她曾前往红河屏边县位于中越边境的森林，那次她看到了边境线对面被破坏的山体。而一度，绿孔雀的种群数量和栖息地也曾因人类的活动而受到影响。

“很多人是因为不了解才没有意识到要保护。”绘本出版后，杨思晴为准备分享会而忙碌，“我希望通过绘本，向更多人介绍绿孔雀的故事，也让更多人了解绿孔雀和它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在杨思晴所创作的世界里，绿孔雀的家园宛如世外桃源。这里生活着绿喉蜂虎、褐鱼鸟、千果榄仁还有陈氏苏铁等一系列濒危动植物。而实际上，这些也是珍贵的干热河谷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的命运，休戚与共。

要画得好一点，再好一点。这就是杨思晴心头的念想，用一本精美的绘本告诉更多人绿孔雀的美与珍贵。

CEN 中国环境报 | 公益发布

积极参与 环保实践

- 传递保护生态环境正能量
- 树立健康绿色的时尚观念

